



八陡黑山分雁石 盛云顺 摄

黑山油杏

□ 刘培国

某一日，在盆泉村文友家中吃杏，始知此杏非彼杏，具桂花香气、特殊的蜜甜，是油杏。午间，另一友人自城里至，手提小盒油杏，打开一尝，比刚才吃到的更大一圈，更甜一层，甚是诧异，暗里拍摄了包装盒。复一个周末将至，我拨通了八陡镇黑山珍珠油杏研究基地的电话：“你家的油杏好吃，我去买杏！”“行，差不多快没了！”须臾，一个电话打回来：“你是刘老师啊？我这部手机有你的电话，四年前我去找你耍过《豆豉》呢！”说话的是丁慎刚，原来这基地是他的杰作。

周末，我按着定位导航过去。爬上黑山的盘山路，就不淡定了。慢说游遍名山大川，活了六十多岁，近在咫尺的八陡黑山，竟是第一次上来。

山里有城，城里有山，是博山的一个写照。黑山，是城南一座突兀而起的小山，五平方公里许，却极出名。《博山县志》载：“黑山，县东南十六里，石色黑，煨而为铁，一石得二斗，冶器取资焉，又多煤炭，故名。”黑山亦多铝石岩、砂岩，远近的工厂曾在此建立洗砂厂冶炼玻璃。地下资源系优质煤炭，博山人称“大山炭”。大烟大火，热值高。有人说，德国人就是运走了黑山优质煤炭，才产出优质钢材，充实了战备武库，发动了欧战。我曾借机向人文学教授讨教，说黑山炭运往德国成本高了点，但德国在胶州湾的舰艇汽轮机用上黑山炭倒是可能。这就不难理解不大的一个黑山，上世纪竟有昆仑至桃花峪的黑山后铁路、张博铁路延伸到八陡的黑山前铁路这样两条铁路。多少年里，黑山的煤炭资源曾像汨汨的黑色河流，充斥着德国、日本帝国主义贪婪的欲海。

这样一个黑山自然也引起了文人的注意。当地土人雅客归纳出黑山八景，有分雁石、(齐长城)亮兵台、貔狐楼、铁山寨、柳树井、接龙泉、

石林、鹰嘴石。八景之首又进入了明代颜神镇通判和清视线，推为颜山八景之一，谓“黑山暮雨雁飞斜”。一说暮雨是秋天的雨，一说暮雨是向晚时分的雨，还有一说暮雨是分雁石上黑迹斑斑，如大小雨点砸在黑褐巨岩的印记。有待细解。过往迁徙的人字形雁阵，飞得不论高低，飞至分雁石上方，队列瞬时大乱，只等飞过了分雁石，方能重整阵容，继续行进。没有悬念，黑山的铁系岩石、硅系岩石、铝系岩石，除却丰富的金属特性以外，一定还有能量巨大的磁场，对大雁的生物导航是一种扰动。

来到黑山珍珠油杏研究基地，迎面走来的黑脸大汉就是慎刚，后面还跟着俩朋友——画家李振奎、大玩家张宗光，相见甚欢。在瓜架阴凉里矮凳上落座，慎刚捧出油杏，果然甜香依旧，由是再叹造物神奇。我要慎刚带我上山转转，探幽一下黑山的神奇之处。

我们朝着基地内的一处山谷走去。

慎刚老家在石炭埠向阳村，1980年就就业张店农药厂，1989年调入博山电机厂，十年后下岗，在柳杭街市售卖炸鸡，开始结交食品研究的朋友们，进入食品行业，成为蛋糕房、食品厂原辅料供应商。有了一点积累，就想在黑山上做点文章，跨界林农产业，也是奠基金山银山嘛！2017年4月底，承包黑山20多亩山林，种上了黑枸杞，种的时间稍晚，当年死得一株不剩。当地人，在黑山中黑植物不长。那就种红的。2018年种植了100棵永莲蜜桃。2018年底，又盯上了黄的，在陈传玉老书记指点下多次到辛泰考察珍珠油杏。2019年种植了400棵。从选苗到嫁接种植，陈书记三四天就来看一下，打药了没，施肥了没。这里养了猪、养了鹅、养了鸡，猪栏粪、鸡鹅粪沤了，春秋两季上两遍，每棵树树冠所及的边沿处挖沟施肥，一树双沟，今

年南北向，明年东西向。金桥村有一蜂户，二十多箱蜜蜂，四五月份花期时进驻。先樱桃、杏，再桃、槐树，依次开花，也有大量野生蜜蜂趁乱帮忙，陆续热闹一个多月。蜜桃前年开始挂果，去年结了3000多斤，今年预计4000多斤。油杏去年始挂果，一棵树上丁啊星地结几个。今年开春之前大热，随即遭遇倒春寒，杏花全部冻坏，也没有蜜蜂授粉，仅有的一点粉被雨水冲掉，樱桃和杏树几乎绝产。油杏减产一多半，收了800多斤，预计明年正常能结3000斤以上。这一呼隆，六七十万进去了，但是他玩着高兴。

一路所见，到处是松树、柏树、槐树、柳树、杨树及各种果树，山麓边坡的梯田种植小麦、玉米、大豆、地瓜。看上去，黑山不乏洞岩涧壑。黑铁寨四周是大片松林，寨是黑寨，岩是黑岩，松是黑松，葱葱郁郁葱葱，民间久有黑松老翁的神话传说。林泉涧溪畔，则布满灌木、草本，覆盆子、吃梨、娃娃拳、托盘、野生草莓等浆果随处可见。大片的荆条正粉紫着，数不过来的野蜜蜂在花丛间起伏闪烁，嗡嗡作响，是自然和声里的背景音乐，主旋律则是云雀、黄鹂、白头翁、画眉、鹌鹑、滴滴水、山鸡的奏鸣，尤以丫篮的鸣啭华丽悠扬。丫篮即凤头百灵，鸣叫声短而清晰，带颤音，极悦耳。黑山的丫篮出名，早先有位雅客养了一只丫篮，擅口吐妙音，一个富贵人家欲以一头壮年毛驴置换而不得，人称黑山丫篮能抵一头毛驴，毛驴可是壮劳力。

进入山谷，沿逼仄羊肠路拐来拐去，钻进一个窄窄的山洞石隙，一汪清泉出现眼前，这就是甜水沟的甜水泉。

甜水泉位于一条大的沟壑上端，山顶巨石临空，形势险峻，色黑紫，满是棕色纹络，状如狼虫虎豹临渊窥视。石隙下便是这泓清泉，琥珀玻璃色，尝一口微甜，煮绿豆

烂得快速彻底，竟三百年未枯，猜想底下连着一铜矿矿脉。黑山地下早已凿空，山顶却还活着许多泉，其中四五个是明泉，甜水泉、江米泉、接龙泉，分雁石下面还有龙王泉。

从甜水泉折回山上，山势面貌尽在眼前。基地所在，占据了黑山东坡、南坡、西坡的一半，一出太阳就晒，晒到太阳落山，光照充足到不能再充足。导甜水泉而蓄，进入一个大池，可饮用、可浇树。又建一个大池，收敛雨季来水，果园灌溉足以保障。我知道黑山油杏甜的缘由了，光照充足胜于任何一处，加上显著的昼夜温差，丰富异常的矿物质土壤，农家肥的满足使用，一句话，种啥啥甜。这里的油杏，甜蜜可口、富独有清香。“桃养人，杏伤人，李子树下埋死人。”普通的杏，吃多了会胃酸、食道反流；油杏甜度超过20%，养人，还富含维生素B17，即苦杏仁苷。黑山西瓜奇脆，手一触碰就裂，西瓜瓢舌头一舔就开。那种甜是蜜的变种，一吃就上瘾。去年黑山的桃子没有一个低于八两沉，甘甜，连玉米都甜，不知道扰动大雁航迹的黑山磁场起没起作用？

丁慎刚的油杏研究基地，成了博山城郊的世外桃源，像鲜花吸引蜜蜂一样吸引了各路文朋诗友闻香来聚。毕学文、车秀申、李振奎、韩宗峰、李元磊、王子幻、杨飞、王宗森、袁相富、自牧、赵少林、刘宗庆、李东顺，都是常客，推盏飞觞，挥毫泼墨，写就了不少艺术篇章。他们有人吃过油杏，有人没吃过甚至没见过油杏，但他们都心仪油杏、懂了油杏，把油杏之美提炼进了笔墨诗文，变成一种形而上的甜美呢！

不料，我也成了这些人中的一个，只是临走，慎刚硬是送我几箱油杏解馋，推辞不掉，只好从命，买杏变成了索杏，不禁惶恐之至！

夏天晚饭茶

□ 李秀屏

老友电话约小聚，我说让她找地方、定时间，她回，晚饭后小广场见。我如约而至，老友骑着自行车早到了。我俩寻一空地，她从自行车后座上取下两个马扎，车把上还挂着一大瓶茶水，两个茶杯，一袋水果，统统取下摆在眼前。我俩相对而坐，一边饮茶闲聊，一边吃水果。老友心细，还带了蚊香和蒲扇。

夏天访友不适合去家里，因为天热，在家里穿着比较随便，再则夏天人们都有午休的习惯，贸然来访会打乱人家作息时间。晚饭后是会友最佳时间，天气相对凉快，也有大把闲暇时间，此时在室外寻一个有风的安静之地坐下，喝茶会友最惬意不过，可以谈谈心，顺便看看风景、望望星空。

公园里、马路边、家门口，田间地头，都可成为晚饭茶的天然茶吧。

小时候的夏天傍晚，闷家里太热，又无电风扇等纳凉工具，母亲便装一壶茶水，领着我外出寻凉。村里东山下有个慢坡，视野空旷，常有乡邻坐在此处纳凉。母亲到了慢坡处，总要先观察一下，再找地方坐下，纳凉也要择邻，母亲最喜欢和孙婶坐一块儿。孙婶是小学老师，和她在一起只需出个耳朵，因为她口才好，肚里墨水多，又喜欢讲故事，和她坐一起纳凉能增长不少见识。

结婚后，宿舍小得像火柴盒，夏天吃完饭，全家便外出纳凉，带上茶水、半块西瓜，找个有风的地方，坐下来，一家人一人一把小勺，同挖半块西瓜吃。吃完，孩子们嬉戏玩耍，我和丈夫各自摇着扇子，谈谈工作，谈谈孩子，有时什么也不谈，只是喝茶、发呆，一个晚上便在沉默中凉飕飕度过了。

如今，夏天仍有喝晚饭茶的习惯，即便一个人，一手蒲扇，一手茶杯，找个有风的街角，坐下来，打开手机里的听书软件，听书、喝茶、吹吹风，也是一件爽心事。

夏天的晚饭茶，喝的不仅是茶，还有悠闲的心情，这在别的季节是享受不到的，因为只有夏天才有那么悠长的傍晚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 b f k @ 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